

■ 易水寒 著

海外書畫緣

上海書畫出版社

責任編輯 孫揚
裝幀設計 楊關麟
技術編輯 朱偉南

海外書画缘

易水寒

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

發行 編

上海市欽州南路八十一號 郵編：二〇〇一三三

各地新華書店經銷

上海市美術印刷廠

二十開本 七·六印張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第二版第一次

壹仟冊 印刷

定價：伍拾圓

ISBN 7-80635-828-5/J·1449

■易水寒著

海外書畫緣

上海書畫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海外书画缘 / 易水寒著.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0.12
ISBN 7-80635-828-5

I . 海... II . 易... III . 绘画-作品综合集-世界-现
代 IV . J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0) 第59329号

責任編輯 孫揚
裝幀設計 楊關麟
技術編輯 朱偉南

海外書画缘

易水寒

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

發行 編

上海市欽州南路八十一號 郵編：二〇〇一三三

各地新華書店經銷

上海市美術印刷廠

二十開本 七·六印張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第二版第一次

壹仟冊

印刷

定價：伍拾圓

ISBN 7-80635-828-5/J·1449



自序

大體上可以這么說，藝術這個東西難得有一把大家公認的尺子。戲劇、小說、散文、詩歌是如此，中國書法和水墨繪畫本來就是一門很抽象的藝術，就更是如此了。而且，一切審美活動都帶着主觀性，就像吃東西，有的喜歡甜，有的喜歡辣，各人有各人的口味。還有識見、修養、趣味等等高低雅俗的不同，見仁見智，而大異其趣。所以，讀畫論畫，是一件很費力氣的難事。

中國傳統水墨書畫，從它的老祖宗王維算起，就跟禪、跟詩結下了不解之緣。所謂『詩是有聲畫，畫是無言詩』。一而二，二而一，兩者本是姊妹藝術。詩既無達話，畫也就難有定評。中國畫的最高境界是神品逸品，所謂神品逸品者，禪也。禪這個東西是中國的特產，也只有具備東方文化修養的人可以領會得來。藝術而進入禪的境界，就更絕了。它根本就不能說，就拒絕文字。因此，拿什么『氣韵生動』、『遺貌取神』、『外師造化，中得心源』之類的套話去論書畫，就像《五燈會元》那樣雲烟飄渺，不着邊際，結果等于沒有說，甚至越說越糊塗。所以，像東坡先生那樣絕頂聰明的曠世之才，在說『知書莫如我』的時候，也要拿『我本不知書』來作掩護。即此，我們就知道論畫之難、之險了。

如此說來，爲什么又要不自量力地說和評呢？曰：應景湊熱鬧。



紐約這樣的地方，且不說其他，光拿藝術中的繪畫一項來說，說熱鬧也的確熱鬧。世界各地有點本事的人都要到這裏來亮相顯身手。像歐·亨利的小說《最後的藤葉》中所描寫的那些窮畫家，聚集在蘇荷、長島、布魯克林等地區的就有二二十萬之多。中畫、西畫，各種流派、各種風格的畫展幾乎天天都在開。但要說寂寞也實在寂寞，畫展開幕式一過，這類地方就門庭冷落了。我有時常常站在這些地方發癡發呆，這么大的展廳，這么豪華的布置裝飾，到哪裏去賺回來本錢呢？

紐約既有這樣的熱鬧，自然也有一大批我這類看熱鬧的看官。我本是個疏懶散淡的人，平時難得出門，讀書寫字之餘，獨對寒窗，有時一兩個月聽不到幾句鄉音。悠悠歲月，冷落情懷，雖絞得人心淒苦，久而久之，也就慣了。偶然逮着機會，在電話裏跟可以說話的人說個天翻地覆，罵幾句土語村言，好像很過癮，但過後更是一片空茫。故友重逢促膝談心那種溫馨的感覺成了生活的奢望。就連當年流落塞北放馬牧羊、挨批挨罵那樣的苦事，也覺得刺激和實在。這樣的時候，就忍不住《馬思邊草，雕盼青雲》起來。管他窗外太陽的毒，地下車廂的擠，經不住幾個舞文弄墨者的《點》（長沙方言，有邀、勸的意思），便蠢然心動，跟着他們一起走進了曼哈頓，走進了蘇荷，也走近了豪華與現代。

看畫倒在其次，不如說借那個場合會友聊天——有些閑氣排場一點的地方，還有紅酒及各種飲料點心侍候。于是，

三杯兩杯下肚，就忘乎所以，忍不住慷慨激昂胡說八道起來。有時還會傻癡癡地『上當』，把這樣即興的近乎胡扯的東西變成文字，在報章雜志上發表。聽到旁邊有幾個喝彩的，就越發收不住勢，就這樣，竟不知不覺地掉進了《五燈會元》式的烟雲迷霧之中。這就是之所以會有這本小冊子的原因。

說起評畫，使我想起《伊索寓言》裏面的一則故事。

有一條狗含着一塊肉過河，站在橋上朝下一望，看見水裏的影子，以為是另一條狗也叼了一塊肉。於是貪性大發，對着那河裏的影子狂吠起來，結果把自己嘴裏的肉弄掉了。錢鍾書先生引用這個故事的時候，由狗看影子而想到人照鏡子，引申出了一番大道理。他說：『能自知的人根本不用照鏡子；不自知的東西，照了鏡子也沒有用。』

按照錢先生的意見，不自知者和能自知者，都不要照鏡子。前者是照了也沒有用，後者就根本不需照。狗是不自知者，照了鏡子反而丟了嘴裏的肉，壞了事。但錢先生說的『能自知者』是什么樣的人呢？這就需要討論討論了。我以為，大凡世上的人，都是介于知與不知，似知非知者之間，真正自知的人是沒有幾個的。所以，還是要照照鏡子的好。比如說，治理國家的政治家、領袖，這些人物大都是國家精英，你能說他不知？但這些人却常常自以爲知而實則不知而鑄成大錯。他們只能算作似知非知者，這些人的鏡子是史，古人說，以史爲鑒，乃可以知興廢。

女人是最愛照鏡子的了，因爲她們對自己的漂亮與否最

沒有信心，也就是似知非知者。但她們用裝在手提包裏的那

面鏡子左照右照，却照不出什么名堂來，反而越照越犯傻。其實，女人的鏡子是男人的眼睛。男人對自己看得越久，看得越專注越動情，看得同樣地犯起傻來，用時髦的話說，回頭率越高，這女人就越漂亮。

那麼，藝術和美以什么爲鏡呢？這個問題看起來很復雜，其實也極簡單。我是一個『不薄今人愛古人』的傳統的擁護者，還是搬傳統請老祖宗出來幫忙。我以為，柳宗元先生的八個字勝過現代那些似知非知的哲學家百倍千倍，抵得上被他們捧爲泰斗的薩特的全部。他說，『美不自美，因人而彰』。

彰者，明也顯也；也就是照鏡子的意思。書畫藝術的鏡子不是所謂的評論，而是顧客口袋裏的錢，拍賣行裏叫賣者手裏的錘子。錘子一響，黃金萬兩。那些爭奪得你死我活，出到了天價的，就是好畫。

寫到這裏，忽然想起了一件叫人終生遺憾的故事。有一

次，一位畫家在孔子大廈開畫展，《世界日報》報導說，他的畫在香港有人出到了一百多萬，但，該畫家竟不爲所動。待我從外地趕回，該大師已經杳然去了洛杉磯。緣吝一面，本書中於是便少了這樣一位驚世駭俗的大手筆。

該大師不舉某某評論家的文章，而只提某港商的一百多萬出價來說明其畫之精美絕倫，可見，他是知道什么是鏡子，也知道怎樣去照鏡子的聰明人。

所以，本書中隨筆式的漫說，是值不得幾文錢、當不得

真的，更不是鏡子。

說到評論，一位學者說，對於一件作品正確的估價往往容易使人習而相忘，錯誤的評說倒可能因錯得有趣錯得荒唐錯得離譖，反成名言而叫人難忘。記得當年黃永玉因畫了一眼睜一眼閉的貓頭鷹而被封爲『黑畫家』，就是一個顯例。我們從此記住了那頭貓頭鷹，也記住了畫那貓頭鷹的黃永玉（不單是畫，這位湖南老鄉的詩、文，還有那充滿了思想光采的跋都令我傾心）。當然，最刻骨銘心千古不忘的還是『黑畫家』這句話和說這句話的那幾個人。

正確的估價容易習而相忘，錯誤的倒叫人印象深刻，已經成了普遍性的真理。近日讀劉國松爲胡念祖畫冊寫的序言，又一次驗證了此言之不虛。整篇文章我讀了就忘了，只有一句話沒有忘——『告別傳統』。

按照這個顛倒的原理，我倒是放了心，還有些竊竊自喜起來：這本書也許會叫人忘不了。

作者於紐約半窗書屋

目錄（漫評）

- 一 進乎道而近乎禪——王己千『書畫合流』漫說……………一一一四
二 隆古延今說夫子……………一九一〇
三 飛心入明月 含笑看吳鈞——爲畫俠丘丙良造像……………二五二七
四 凡心到底是佛心——汪大文藝術漫論……………三三一三五
五 江上烟波——江明賢畫藝初探……………四一一四四
六 海雨天風潤新姿——嘯歌濤湧話建坡……………四九一五二
七 老辣蕭疏話瑞康——陳瑞康書畫藝術一瞥……………五七一六〇
八 一情獨往 萬象洞開——邢寶莊人物畫初探……………六五—六八
九 品格與趣味——讀賴瑞龍《乾坤清氣》……………七三一七八
一〇 洞庭麻雀海上鷹——說說胡念祖……………八一—八四
一一 玩物得道——許夢豐工筆花鳥漫議……………八九一九一
一二 白鷗飛處帶詩來——王聞善的水墨世界……………九七一—〇〇
一三 胡姬賦——李福茂工筆胡姬贊……………一〇五—一〇六
一四 飄髯處 筆走龍蛇——李振興書藝漫筆……………一一一—一三
一五 我 就是傳統——讀金光瑜其人其畫……………一一九一—二一
一六 遠山之夢——晏哈頓長大的中國畫家張洪……………一二七—一二九
一七 健步何妨日日行——曾紀策畫藝一瞥……………一三五—一三七
一八 畫壇怪傑——思勝書畫寫意……………一四三—一四五

目錄（書畫）

王己千	五十一、八
張隆延	三二十二、四
丘丙良	二八十三、二
汪大文	三六十四〇
江明賢	四四一、四八
陳建坡	五三一、五六
陳瑞康	六一、一六四
邢寶莊	六八一、七二
賴瑞龍	七六一、八〇
胡念祖	八四一、八八
許夢豐	九二一、九六
王闡善	一〇一、一〇四
李福茂	一〇七一、一〇
李振興	一四一、一八
金光瑜	二二二、一、二六
張洪	二三〇、一、三四
曾紀策	二八一、四二
楊思勝	四六一、五〇



就是 CC 王本人，

或扶杖步於庭院，或倚窗對星空，至於伏案揮毫之如清風激浪，展

卷涵咏之如明月窺窗，

與人晤對之藹如春風

——優雅的中國文人風

致，形象地體現了中國文化中中國藝術的全部內涵。

進乎道而近乎禪 ——王己千「書畫合流」漫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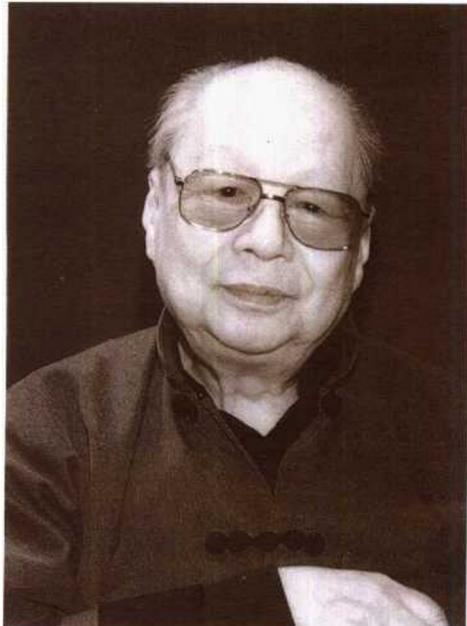
藝術是一種命運

題記

鶴髮童顏，文質彬彬，謙和幽默，儒雅安祥，一襲『唐裝』，風度翩翩——這位集書畫家、鑒賞家、收藏家於一身的長者，就是王己千(CC 王)。

認識王己千，必須從各個角度去看，遠遠近近、上上下下，或者，就閉目冥思：這是一座大山，就像他最得意的收藏《溪岸圖》一樣，崇巒疊翠，山光水色，煙雲靄靂。(己千先生以之名其書室，大有『相看兩不厭，惟有敬亭山』的趣味。)這是一灣碧水，魚戲其間，來去無踪，悠然而自得其樂。靜時，隱於鬧市，混迹於同道或布衣之間，談禪說藝，無欲無求，散淡飄逸；動時，則出以大手筆，以驚人的膽略，不惜一擲萬金，把郭熙的《秋山行旅圖》高掛在自己的客廳裏，令收藏界豪商巨賈們膛目結舌，舉世亦為之一譁。至於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關於《溪岸圖》真偽之辯，則早已越出了收藏鑒賞等行內人的圈子，引起一場世界性的軒然大波，時至今日，依然餘波蕩漾。

像這類奇行異舉，發生在一位九十多歲老人的身上，你不能不為之傾倒嘆服嗎？



這位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浸潤了八十個春秋的老人，在異國的土地上弄中國文化中國藝術，弄了五十年，無論是他的抽象書法和繪畫離傳統有多遠的距離，萬變不離其宗，中國血脉流貫其中，中國風韵蕩乎其外。稱他是中國水墨藝術走向世界、走向現代之集大成者，是當今最具影響的書畫藝術大師，是海外中國書畫鑒賞收藏界的泰斗，CC王都當之無愧。

評價CC王藝術成就的文章，多得不可勝數，海峽兩岸，中西評論。談收藏談鑒賞；談他承接古今，開拓新境；談筆墨談技法；談他的抽象書畫；談授徒傳藝，傳播中華文化。洋洋大觀，可謂盡矣。

可以說：他的藝術他的人生，進乎道而近乎禪。

本文只談他的書道。筆者認為：他是從『書畫同源』走向『書畫合流』的第一人。

漢字從她的誕生，本身就具有抽象的繪畫的藝術的特質。它的母形是象形，鳥鳴于樹，魚游于水，像其形也。它的構成單元是點與線，而點與線正是抽象萬物表達人類情感的基本手段。它與繪畫一樣，從具象抽象兩個方面表現水遠山長、花開花落、鳥唱蟲鳴這個活躍着生命的大千世界。因此，古人認為，《書雖一藝，却是經天緯地之術》（王羲之語）。鍾繇說：『豈知用筆爲佳也。故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所謂『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中國古老的天人合一的哲學精神，在這裏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宇宙大天地與『心』這個

小宇宙相溝通，合而一體。心靈通宇宙，宇宙入筆端。所以，自古以來，書法書道就常常把這個全民共認共知的同一符號，通過手中的一支筆揮灑出自由率意的線的舞蹈、心的歌吟。王羲之、米元章、懷素等古代書法大家，使用着同樣的線與點，同樣的符號，但他們的『舞和歌』却各有姿態，風格殊異。這種奇妙的藝術現象，在世界任何民族文化藝術品類中，絕無僅有。所謂字如其人，除了他們生活的那個時代精神影響之外，就因爲這線的舞心的歌抒發的是個人的情感和性靈。

隨着各種簡單方便的書寫工具的出現，漢字書寫主要用於傳情達意，信息溝通的功能，逐漸被欣賞的藝術功能所取代，她潛在的藝術的特質得以張揚。這正是書畫同源——書畫合流的歷史必然。

書法無聲而具音樂之和諧，無形而有繪畫之姿態，這正是書畫由分而合的必然。王己千書與畫的結合，線條與色塊的勾連，墨彩與色彩的交揉，把書法的抽象與繪畫的抽象統一起來，正是順應了這種必然，而成為開風氣之先的第一人。

中國書法所散發的藝術靈光也照亮了昨日今日許多西方藝術家們的眼睛。克萊因、德庫寧這些所謂抽象表現主義大師都從中國的書法藝術中獲得靈感，在他們的作品中不斷出現粗硬的直線或曲線，黑白兩色的運用也明顯地有書法的痕迹。王己老是否從這種借鑒中受到鼓舞或衝擊呢？我想回答應該是肯定的。

書畫合流抽象藝術之所以具有世界性影響，是因為她擯棄了這種符號的辯識的功能，而開拓了世界各民族共享的空間。她打破傳統筆法字法行法的規範，而拓展了自由揮灑的天地，她講究通篇的氣與勢，追求整體美。講究血脉貫通，筋骨相連，無滯無礙，而互飛騰。時而如山林幽泉，隨勢流轉；時而如春燕戲柳，上下翻飛。開合伸屈，奇正虛實，線條飛騰流轉的動勢與色塊排列構成的靜勢相呼應，融通一體而極富節奏，激蕩着大化流行的勃勃生機。正如書論家蕭衍在《草書狀》中說的：『縱橫如結，聯綿似繩，流離似縛，磊落如陵。』加之以色彩烘托，更覺映帶生輝，滿紙元氣淋漓。

書畫合流蛻變而為一種書道畫道，成為一種新的抽象藝術。作為單純書法的認識價值已經被欣賞價值所取代。讀這樣的產品，你得用一種全新的眼光去涵咏、去體味，甚至，你得閉着眼睛去想、去聽；或者說，你得用心靈去接通、去感悟，你才能領悟其間的意趣與韵味，獲得一種高雅的藝術享受。

『書畫合流』抽象藝術具有極濃的音樂和舞蹈的特質。線是舞的軌迹，是自然之舞，清風楊柳，大雁翔天，舞女低腰，仙人嘯樹。而紅黃藍綠與行雲流水般的線條交疊錯落，迴環往復，產生一種和諧流暢的節奏。如弦樂四重奏。線條與色塊如同宮商角羽回鳴交響。或剛健雄奇，或瀟灑飄逸，色彩

跳蕩於墨韵之上，線條騰越於色彩之間，起伏跌宕，如清風拂柳，激水揚波。生命的歡暢狂舞在線條的飛動流轉中得到了酣暢淋漓的表現。

這是一種進乎道而近乎禪的境界。

歷史上任何一次藝術的大變法，既要經受沉重的傳統的阻力，習慣惰性的責難，又要經受世俗的冷眼。一位如此高齡的人，怎麼還會有這樣旺盛的精力和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勇氣？這是一種很奇怪的藝術現象。這位走過將近一個世紀的老人，在人生的暮年而能擺脫傳統的羈絆，走出一條新路，簡直令人難以思議。尤其是對於已經達至藝術峰巔的大師來說，何以還要冒這樣的風險？

執著於藝而不斷探索的精神，遠見卓識，魄力膽氣，固然是『離經叛道』者們不可或缺的共通特質，但僅僅如此還是不足以解釋王己千的『變法』。每次相與晤對，我總想從他平和淡雅的表相後面，窺探到他內裏的秘密。也許，是生理與心理的懸差在他身上表現了巨大的反差和衝突？這也是一種精神張力：藝術的熱情與創作的活力掙扎跳脫，以求得精神風帆的鼓蕩，而放舟千里，大海揚波。通過那飄若游雲、天機流蕩、汪洋恣肆的線條，我們切實地感覺到，這不正是內在生命的狂舞、心靈驅動的張揚嗎？『馬思邊草拳毛動，雕盼青雲睡眼開』，世間一切生命無不如此，馬亦有思，雕亦有盼，何況人乎？更何況一位藝術家？

寫這篇短文的前幾天，我又一次拿出了王己翁的許多書畫冊細細地品味。在我身邊長大的小女兒，出國前已能背不少詩詞。短短十二年，西方文化從我手裏奪走了她的中國神魄。這位一見中國書畫中國電影就掉頭而去的小精靈，却被王己老的書畫征服了，竟然看得津津有味。我問她看得懂不，她說：『I LOVE IT』。她以她自己的眼光，不帶任何偏見的天性和對美的判斷，真率地表達了她的喜愛。

我的女兒的眼光不同於我的眼光，我的喜愛不是她的喜愛，如果說我的喜愛中有一半含有感悟認知的成份，那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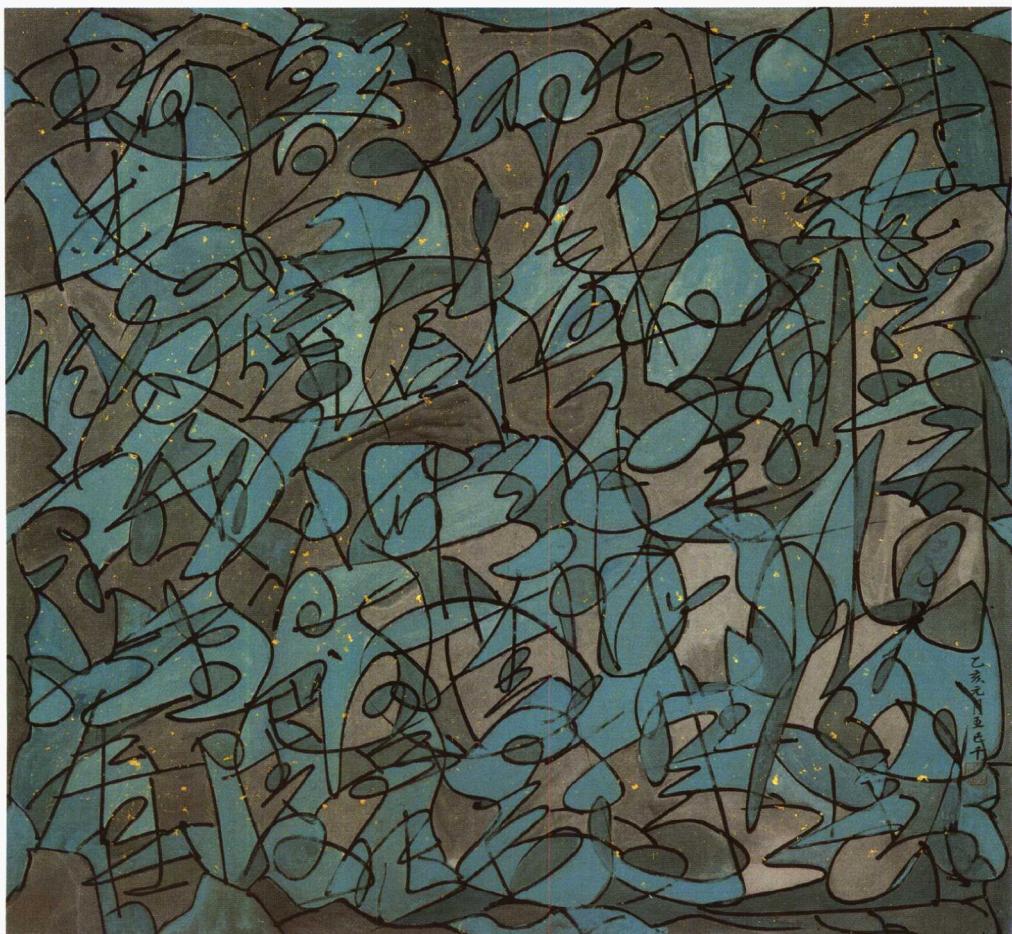
她則更多的是感官的直覺。以直覺征服讀者欣賞者，正是藝術的魅力所在，而無需任何解釋和說明。藝術進入禪的境界，就只能悠然心會，話語在她面前都是蒼白和多餘。

有一次，一位愛好藝術的老外突然問我：什么是中國藝術？一時，我不知該如何回答，想了好一陣也找不到準確的答案。猛然間我想到了CC王。生活中的確常有這樣的事，你跟人家說半天也不一定說得清楚的問題，一個形象勝過許多語言。中國文化和中國藝術——凝聚在他的全部生活之中：他的書法，他的繪畫，他的收藏，居室裏的一盆盆景，幾塊石頭，牆上的兩三古人字畫，案頭的紙筆墨硯，客廳內淡雅舒適的明清式家俱，幾樣精美的小擺設，無一不凸現出中國式的情調和趣味。就是CC王本人，或扶杖步於庭院，或倚窗坐對星空，至於伏案揮毫之如清風激浪，展卷涵咏之如明月

窺窗，與人悟對之藹如春風——優雅的中國文人風致，形象地體現了中國文化和中國藝術的全部內涵。

藝術是一種命運——有時鮮花亂眼，有時寂寂無聞。我想起了宋人的句子：『獨上高樓，極目天涯路』，庶幾近之。如果說，連我女兒這樣極現代、又經歷過中西文化衝擊的年輕人都喜愛的話，那么，獨上高樓的王己老是不會寂寞的。

——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



王己千 無題